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

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8)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傻瓜吉姆佩尔	辛格 (1)
贡萨加诗稿	贝姜 (20)
信仰的维护者	罗恩 (55)
礼物	布拉德伯里 (95)

傻瓜吉姆佩尔

辛 格

1

我是傻瓜吉姆佩尔。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。恰恰相反。可是人家叫我傻瓜。我在学校里的時候，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绰号。我一共有7个绰号：低能儿、蠢驴、亚麻头、呆子、苦人儿、笨蛋和傻瓜。最后一个绰号就固定了。我究竟傻些什么呢？我容易受骗。他们说：“吉姆佩尔，你知道拉比的老婆养孩子了吗？”于是我就逃了一次学。唉，原来是说谎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她肚子也没有大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的肚子。我真的是那么傻吗？这帮人又是笑，又是叫，又是顿脚又是跳舞，唱起晚安的祈祷文来。一个女人分娩的时候，他们不给我葡萄干，而在我手里塞满了羊粪。我不是弱者。要是我打人一拳，就会把他打到克拉科夫去。不过我生性的确不爱揍人。我暗自想：算了吧。于是他们就捉弄我。

我从学校回家，听到一只狗在叫，我不怕狗，当然我从来不想去惊动它们。也许其中有一只疯狗，如果它咬了你，那么世上无论哪个鞑靼人都帮不了你的忙。所以，我溜之大吉。接着我回头四顾，看见整个市场的人都在哈哈大笑。根

本没有狗，而是小偷沃尔夫一莱布。我怎么知道这就是他呢？他的声音像一只嚎叫的母狗。

当那些恶作剧和捉弄人的人发觉我易于受骗的时候，他们每个人都想在我身上试试他的运气。“吉姆佩尔，沙皇快要到弗拉姆波尔来了；吉姆佩尔，月亮掉到托尔平去了；吉姆佩尔，小霍台尔·弗比斯在澡堂后面找到了一个宝藏。”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相信每一个人。第一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正如《先生的智慧》里所写的一样，可我已经忘记书上是怎样说的。第二，全镇的人都对我这样，使我不得不相信！如果我敢说一句，“嘿，你们在骗我！”那就麻烦了。人们全都会勃然大怒。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把大家都看作是说谎的？”我怎么办呢？我相信他们说的话，我希望至少这样对他们有点好处。

我是一个孤儿。抚养我长大的祖父眼看快要入土了。因此他们把我交给了一个面包师傅，我在那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！每一个来烤一炉烙饼的女人或姑娘都至少要耍弄我一次。”吉姆佩尔，天上有一个市集；吉姆佩尔，拉比在第七个月养了一只小牛；吉姆佩尔，一只母牛飞上屋顶，下了许多铜蛋。”一个犹太教学堂的学生有一次来买面包，他说：“吉姆佩尔，当你用你那面包师傅的铲子在刮锅的时候，救世主来了。死人已经站起来了。”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我说，“我可没有听见谁在吹号角！”他说，“你是聋子吗？”于是大家都叫起来，“我们听到的，我们听到的！”接着蜡烛工人里兹进来，用她嘶哑的嗓门喊道：“吉姆佩尔，你的父母已经从坟墓里站起来了。他们在找你。”

说真的，我十分明白，这类事一件都没有发生；但是，

在人们谈论的时候，我仍然匆匆穿上羊毛背心出去。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去看看会有什么损失呢？唔，大伙儿都笑坏了！于是我发誓不再相信什么了，但是这也不行。他们把我搞糊涂了，因此我连粗细大小都分不清了。

我到拉比那儿去请教。他说：“圣书上写着，做一生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。你不是傻瓜。他们是傻瓜。因为使他的邻人感到羞辱的人，自己要失去天堂。”然而拉比家的女儿叫我上当。当我离开拉比的圣坛时，她说：“你已经吻过墙壁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做什么？”她回答道：“这是规矩；你每次来以后都必须吻墙壁。”好吧，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害处。于是她突然大笑起来。这个恶作剧很高明，她骗得很成功，不错。

我要离开这儿到另外一个城市去。可是这时候，大家都忙于给我做媒，跟在我后面，几乎把我外套的下摆都要撕下来了。他们钉住我谈呀谈的，把口水都溅到我的耳朵上。女方不是一个贞洁的姑娘，可是他们告诉我她是一个纯洁的处女。她走路有点一瘸一拐，他们说这是因为她怕羞，故意这样的。她有一个私生子，他们告诉我，这孩子是她的小弟弟。我叫道：“你们是在浪费时间，我永远不会娶那个婊子。”但是他们义愤填膺地说：“你这算什么谈话态度！难道你自己不害羞吗？我们可以把你带到拉比那里去，你败坏她的名声，你得罚款。”于是我看出来，我已经不能轻易摆脱他们。我想他们决心要把我当作他们的笑柄。不过结了婚，丈夫就是主人，如果这样对她说来是很好的话，那么在我也是愉快的。再说，你不可能毫无损伤地过一生，这种事想也不必想。

我上她那间建筑在沙地上的泥房子走去；那一帮人又叫，又是唱，都跟在我后面。他们的举动像耍狗熊的一样。到了井边，他们一齐停下来了，他们怕跟埃尔卡打交道。她的嘴像装在铰链上一样，能说会道，词锋犀利。我走进屋子，一条条绳子从这面墙拉到那面墙，绳子上晾着衣服。她赤脚站在木盆旁边，在洗衣服。她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旧长毛绒长袍。她的头发编成辫子，交叉别在头顶上。她头发上的臭气几乎熏得我气也喘不过来。

显然她知道我是谁，她朝我看了一下，说：“瞧，谁来啦！他来啦，这个讨厌鬼。坐吧。”

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了，什么也没有否认。“把真情实话告诉我吧，”我说，“你真的是一个处女，那个调皮的耶契尔的确是你的小兄弟吗？不要骗我，因为我是个孤儿。”

“我自己也是个孤儿，”她回答，“谁要是想捉弄你，谁的鼻子尖就会弄歪。他们别想占我的便宜。我要一笔 50 盾的嫁妆，另外还要他们给我募一笔款子。否则，让他们来吻我的那个玩意儿。”她倒是非常坦率的。我说：“出嫁妆的是新娘，不是新郎。”于是她说：“别跟我讨价还价。干脆说‘行’，或者‘不行’——否则你哪里来就回哪里去。”

我想：用“这个”面团是烤不出面包来的。不过我们的市镇不是穷地方。人们件件答应，准备婚礼。碰巧当时痢疾流行。结婚的仪式在公墓大门口举行，在小小的洗尸房的旁边。人们都喝醉了。当签订婚书的时候，最高贵、虔诚的拉比问：“新娘是个寡妇还是离婚了的女人？”会堂执事的老婆代她回答：“既是寡妇又是离婚了的。”这对我是个倒霉的时刻。可是我怎么办呢，难道从婚礼的华盖之下逃走吗？

唱啊，跳啊，有一个老太太在我对面紧抱着一只奶油白面包。喜事的主持人唱了一出《仁慈的上帝》以纪念新娘的双亲。男学生们像在圣殿节^①一样扔刺果。在致贺词之后有大批礼物：一块擀面板、一只揉面槽、一个水桶、扫帚、汤勺以及许多家用什物。后来我一眼看见两个魁梧的青年抬着一张儿童床进来。“我们要这干吗？”我问。于是他们说道：“你别为这个伤脑筋了。这东西很好，迟早要用的。”我认识到我是在受人欺骗。然而，从另一方面看来，我损失点什么呢？我沉思着：且看它结果如何吧。整个市镇不可能全都发狂。

2

晚上我到妻子睡的地方，可是她不让我进去。“甭，得了，要是这样，他们干吗让我们结婚呢？”我说。于是她说：“我月经来了。”“可是昨天他们还带你去行婚前沐浴仪式，那么月经是以后来的啰，是这样吗？”“今天不是昨天，”她说，“昨天也不是今天。如果你不高兴，你可以滚。”总而言之，我等着。

过了不到四个月，她要养孩子了。镇上的人都捂住嘴窃笑。可是我怎么办？她痛得不能忍受，乱抓墙壁。“吉姆佩尔，”她叫道，“我要死了，饶恕我！”屋子里挤满女人。一锅锅开水。尖叫声直冲霄汉。

需要做的是到会堂里去背赞美诗，这就是我做的事。

镇上的人喜欢我这样做，那很好。我站在一个角落里念赞美诗和祈祷文，他们对着我摇头。“祈祷，祈祷！”他们告诉我，“祈祷文永远不会使任何女人怀孕的。”一个教徒在我

嘴里放一根稻草，说：“干草是给母牛的。”另外还有些类似的事情。上帝作证！

她养了一个男孩。星期五，在会堂里，会堂执事站在经书柜前面，敲着读经台，宣布道：“富裕的吉姆佩尔先生为了庆祝他养了个儿子，邀请全体教友赴宴。”整个教堂响起一片笑声。我的脸上像发烧一样。可是我当时毫无办法。归根到底，我是要负责为孩子举行割礼仪式的。

半个镇上的人奔跑而来。挤得你别想另外再插进一个人来。女人拿着加过胡椒粉的鹰嘴豆，从菜馆里买来一桶啤酒。我像任何人一样吃啊，喝啊，他们全都祝贺我。然后举行割礼，我用我父亲的名字给孩子取名，愿我父亲安息。大家都走了以后，只剩下我和我老婆两人。她从帐子里伸出头来，叫我过去。

“吉姆佩尔，”她说，“你为什么一声不响？你丢钱了。”

“我还能说什么呢？”我回答。“你对我干的好事！如果我的母亲知道这件事，她会再死一次。”

她说：“你疯了，还是怎么的？”

我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愚弄一家之主？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她说，“你脑子里想到什么啦？”

我看我得公开地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。“你以为这是对待一个孤儿的办法吗？”我说。“你养了一个私生子。”

她回答：“把你这种愚蠢的想法从头脑里赶出去吧。这个孩子是你的。”

“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呢？”我争辩说，“他是结婚后才17个星期就养下来的。”

她告诉我孩子是早产的。我说：“他是不是产得太早

了？”她说，她曾经有一个祖母，怀孕也是这么些时间，她类似他的这位祖母，好像这一滴水同那一滴水一样。她对此起的誓赌的咒，如果一个农民在市集上这样做了，你也会相信她的。坦白地说句老实话，我不相信她。不过第二天我跟校长说起这件事，他告诉我，亚当和夏娃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。他们两个人睡到床上去。等到他们下床时，已经是四个人了。

“世上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是夏娃的孙女，”他说。

这就是事情的原原本本。他们证明我愚蠢。但是谁真正知道这些事情的原由呢？

我开始忘记我的烦恼。我着迷地爱这个孩子，他也喜欢我。他一看见我就挥动他的小手，要我把他抱起来。如果他肚子痛，我是唯一能使他平静下来的人。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小的骨环^②和一顶涂金的小帽子。他总是受到某个人的毒眼^③，于是我就得赶快去为他求取一张符，给他祛邪。我像一只牛一样做工。你知道家里有个婴儿要增加多少开支啊。关于这个婴儿的事我不想说谎。我也没有为此而厌恶埃尔卡。她对我又发誓又诅咒，我没有对她感到腻烦。她有何等的力量！她只要看你一眼，就能夺去你说话的能力。还有她的演说！油嘴滑舌，出口伤人，不知怎么的还充满了魅力。我喜欢她的每一句话，纵然她的话刺得我遍体鳞伤。

晚上我带给她我亲自烤的一只白面包，还有一只黑面包以及几只罌粟面包卷。为了她，每一样能抓到手的东西我都要偷，都要扒：杏仁饼、葡萄干、杏仁、蛋糕。我希望我能得到饶恕，因为我从罐子里偷了安息日的食物，那是妇女们拿到面包铺的炉灶里来烤烤热的。我还偷肉片，偷一大块布

丁，一只鸡腿或鸡头，一片牛肚，凡是我能很快地夹起来的我都偷。她吃了，变得又胖又漂亮。

整个星期我都得离家住在面包房里。每逢星期五晚上，我回家来，她总要找一点借口，不是说胃痛，就是说肋痛，或者打呃，或者头痛。你也知道这些女人的借口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有一段痛苦的经验。真叫人受不了。再说，她的那个小兄弟——私生子，渐渐长大了。他打得我一块块肿起来，等到我要还手打他时，她就开口了，狠狠地咒骂，使我只觉得一阵绿雾在我眼前飘荡。一天有十来次，她以离婚来威胁我。换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就要不告而别，不再回家。但是我却是忍受这种处境而一声不吭的人。一个人要干点什么？肩膀是上帝造的，负担也是上帝给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面包铺发生了一桩灾难。炉灶炸了，我们铺子里几乎起火。大家没事可干，只得回家。于是我也回家了。我想，让我也尝尝不是在安息日前夜躺在床上的乐趣。我不想惊醒睡熟了的小东西，蹑着脚走进屋子。到了里面，我听到的似乎不是一个人的鼾声，而仿佛是两个人在打鼾，一种是相当微弱的鼾声，而另一种仿佛是快要宰的公牛鼾声。唉，我讨厌这种鼾声！我讨厌透了。我走到床边，事情忽然变得不妙了。埃尔卡身旁躺着一个男人模样的人。另外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就要嚷叫起来，闹声足够把全镇的人都吵醒。可是我想到了，那样会把孩子惊醒。我想，像这样一点点小事情为什么要使一只小燕子受惊呢。那么，好吧，我就回到面包房去，躺在一只面粉袋上。一直到早晨不曾闭眼。我直打哆嗦，好像患了疟疾。“我蠢驴当够了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吉姆佩尔不会终身做一个笨蛋的。即使像吉姆佩尔

这样的傻瓜，他的愚蠢也是有个限度。”

早晨，我到拉比那里去求教。这事在镇上引起很大的骚乱。他们立刻派会堂执事去找埃尔卡。她来了，带着孩子，你猜她怎么样？她不承认这件事，什么都不承认，语气硬得像骨头和石头！“他神经错乱了，”她说，“我是不懂梦里的事情的，不懂见神见鬼的。”他们对她叫嚷，警告她，拍桌子，但是她却开她的炮：“这是诬告，”她说。

屠夫和马贩子站在她一边。屠宰场的小伙子走过来对我说：“我们一直在注意你，你是一个可疑的人。”这时候孩子把屎拉在身上了。拉比的圣坛^④那儿有约柜，那是不准亵渎的，因此他们把埃尔卡送走了。

我问拉比说：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你得立刻跟她离婚，”他说。

“如果她不答应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他说：“你务必和她离婚，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一切。”

我说：“呃，好吧，拉比，让我考虑考虑。”

“没有什么要考虑的，”他说，“你不能再和她同住一间房了。”

“如果我要去看孩子呢？”我问。

“别管她，这个婊子，”他说，“别管那一窝跟她在一起的杂种。”

他作的决定是我连她的门槛都不可跨进去——在我这一生中永远不能再进去。

白天我还不感到怎么烦恼。我想该发生的事必定要发生，疮必定要出脓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当我躺在面粉袋上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一切太伤心了。我难以抑制地渴念着她，渴念

孩子。我需要的是发怒，可是那恰恰是我的不幸，我不能让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真正的愤怒。首先——我就是这样想的——谁也免不了有时候会犯错误。在你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错误。大概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引诱她，送她礼物等等。而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的，所以他哄得她同意了。不过后来她既然否认这件事，也许看到的只是一些幻象？幻觉是有的。明明看见一个人影，或者一个侏儒，或者什么东西，但是等你走近了，却没有了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要是真的这样，我对她太不公正了。当我想到这里，我就开始哭了。我吸泣着，眼泪流湿了我睡的面粉袋。早晨我到拉比那里去，告诉他我弄错了。拉比用毛笔写下来，他说如果事情是这样，他必须重新审理整个案子。在他结案之前，我不能去接近我的老婆，但是我可以请人给她送面包和钱去。

3

九个月过去了，所有的拉比才达成协议。信件来来往往。我没有想到，关于这样一件事情，需要那么多的学问。

在这期间，埃尔卡另外还养了一个孩子，这次是一个女孩。安息日我到会堂里祈求上帝赐福给她。他们叫我走到《摩西五书》^⑤跟前，我给这孩子取了我岳母的名字——愿她安息。镇上那些爱开玩笑的人和多嘴的人，到面包房来臭骂了我一顿。由于我有了烦恼和悲伤，全弗拉姆波尔镇的人都兴高采烈，但是我决心永远相信人家对我说的话。不相信又有什么好处？今天你不相信你的老婆，明天你就会不相信上帝。

我们铺子里有一个学徒是她的邻居，我请他每天带给她

一只面包或者玉米面包。或者一块蛋糕，或者一些圆面包或者烤面包圈，只要有机会，就给她一块布丁、一片蜜糕，或者是结婚用的果子卷——凡是我能搞到的就给。学徒是一个好心的小伙子，有好几次他自己加上一些东西。他过去惹我生很大的气，拉我的鼻子，戳我的肋骨，但是他到我家里去了以后，他变得又和气又友好了。“好啊，吉姆佩尔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你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娇小的老婆，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。你不配跟他们在一起。”

“可是人家说她有一些事儿呢，”我说。

“哦，他们就是喜欢多嘴多舌，”他说，“他们除了胡说乱道就没有别的事可干了。你别去理它，就像别理上一个冬天有多冷一样。”

有一天，拉比派人来叫我去，他说：“吉姆佩尔，关于你老婆的事情，你肯定是你搞错了？”

我说：“我肯定。”

“哦，不过你要注意！你是亲眼看见的。”

“一定是个影子，”我说。

“什么影子？”

“我想，就是一根横梁的影子。”

“那么你可以回家了。你得谢谢扬诺弗拉比，他在迈莫尼迪兹^⑥著作中找到了对你有利的冷僻的资料。”

我抓住拉比的手，吻它。

我要立刻跑回家去。和老婆孩子分离了这样长一段时间可不是一件小事情。后来我考虑：现在我还是先回去工作，到晚上再回家。我对什么人也不说，然而在我心里却把这一天当作一个节日。女人们照例地取笑我，挖苦我，她们每天

都是如此的。可是我心里想：你们这些饶舌的人，尽管去胡说吧。已经真相大白了，就像油浮在水面上。迈莫尼迪兹说过这是对的，那么这就是对的了！

晚上，我盖好面让它发酵，带着我那一份面包和一小袋面粉，就向家里走去。月亮很圆，群星闪烁，不知道什么事使人感到毛骨悚然。我急急向前走着，在我前面有一道长长的影子。这是冬天，刚刚下过雪。我想唱支歌，但是时间已经晚了，我不想惊醒居民们。于是我想吹口哨，不过我记起一句老话：你在晚上不要吹口哨，它会把精灵引出来。因此我悄悄地尽快走着。

当我走到那些基督徒的院子时，里面的狗对我吠了起来。但是我想：你们叫吧，叫掉你的牙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不过是狗！而我是一个人，一个漂亮妻子的丈夫，两个有出息的孩子的父亲。

当我走近我老婆的房子时，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，好像一个犯罪的人的心一样。我不怕什么，可是我的心却怦怦地跳着！跳着！嘿，不能往回走。我悄悄地抬起门闩，走进屋去。埃尔卡睡得很熟。我瞧着婴儿的摇篮，百叶窗关着，但是月亮光从裂缝里穿进来。我看见新生婴儿的脸，我一看到她，立即就爱上她，她身上的每一部分我都爱。

随后我走近床边。我看到的只是睡在埃尔卡旁边的学徒。月光一下子没有了。房间里一片漆黑。我哆嗦着，我的牙齿直打战。面包从我手中落下来，我的老婆醒了，问：“是谁呀？”

我喃喃地说：“是我。”

“吉姆佩尔？”她问，“你怎么会在这儿的？我想你是禁

止到这儿来的。”

“拉比都说过了，”我回答，像发烧一样抖着。

“听我说，吉姆佩尔，”她说，“出去到羊棚里看看羊好不好，它恐怕是病了。”我忘记说了，我们是有一只山羊。当我听说山羊有病时，我就走到院子里，这只母山羊是一只很好的小生物。我对它几乎有一种对人的感情。我犹豫地举步走到羊棚前，打开小门，山羊四脚直立在那里。我把它浑身摸遍了，拉拉它的角，检查了它的乳房，没有找到任何毛病，它大概是树皮吃得太多了，“晚安，小山羊，”我说，“保重。”这个小小的牧畜用一声“咩”来回答，仿佛感谢我的好意。

我回到房里，学徒已经不见了。

“小伙子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什么小伙子？”我老婆回答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，“学徒。刚才你和他睡在一起的。”

“今天晚上、昨天晚上我都梦见过精灵，”她说，“他们会显灵，把你杀死，连肉体带灵魂！一个恶鬼附在你身上了，使你眼花缭乱。”她叫道：“你这个讨厌的畜生！你这个白痴！你这个幽魂！你这个野人！滚出去，否则我要把全弗拉姆波尔镇上的人都从床上叫起来！”

我还没有移动一步，她的弟弟就从炉灶后面跳出来，在我后脑上打一拳。我以为他已经把我的脖子打断了。我觉得我身上有个地方被打坏了，于是我说：“不要吵架。这样吵会让人家怪我把幽魂和鬼都引来了。”她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。“没有人愿意再碰我烘的面包了。”

总之，我好歹使她安静下来了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，“够了。你躺下来，让车轮把你碾碎吧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我把学徒叫到一边。“你听我说，小兄弟！”我说。我把他的事情揭穿。“你说什么？”他两眼盯着我，好像我是从屋顶或者什么东西上掉下来似的。

“我发誓，”他说，“你最好还是去找个草药医生或者找个巫医。我怕你脑子出毛病了，不过我给你瞒着。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

长话短说，我和我老婆过了 20 年。她给我养了六个孩子，四女两男。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过，但是我既没有听到过，也没有看见过。我相信她，这就完啦。拉比最近对我说：“信仰本身是有益的，书上写着，好人靠信念生活。”

我老婆突然生病了。开始时是一个小东西。乳房上有一个小肿瘤。但是显然她是注定活不长的，她没有寿命。我在她身上花了很大一笔钱。我忘记说了，这时候，我自己开了一家面包房。在弗拉姆波尔镇上也算是个富翁了。巫医每天来，邻近地区所有的女巫医也都请来过。他们决定用水蛭吸血，随后试用拔火罐。他们甚至从卢布林请了一个医生来，但是已经太晚了。在她死以前，她把我叫到她床边，说：“饶恕我，吉姆佩尔。”

我说：“有什么要饶恕的？你是一个忠诚的好妻子。”

“唉，吉姆佩尔！”她说，“想到所有这些年来，我是怎样欺骗你的，我感到自己是多么丑啊。我要干干净净去见我的上帝，因此我必须告诉你这些孩子都不是你的。”

她的话使我迷惑不解，不亚于挨了当头一棒。

“他们是哪个的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有一大批……不过孩子，都不是你